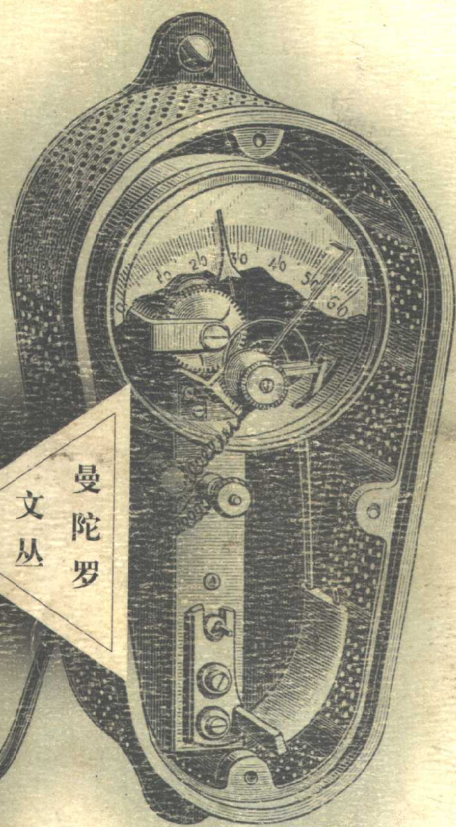


忧郁的力量



曼陀罗
文丛

邵燕祥 / 著

①

作家出版社

173046

曼陀罗
文丛

1267
1743

忧郁的力量

林贤治主编

无祥 / 著



京电力大 00207597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忧郁的力量/邵燕祥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 3
(曼陀罗文丛)

ISBN 7-5063-1332-4

I. 忧… II. 邵…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2929 号

忧郁的力量

作者: 邵燕祥

责任编辑: 懿 翎

装帧设计: 吴 勇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90 千

印张: 9.5

插页: 4

印数: 001-5000

版次: 199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5000

ISBN 7-5063-1332-4/I·1320

定价: 1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曼陀罗文丛》总序

林贤治

数年前，坊间的散文小品一类突然盛行起来，至今其势未减。论客峰起，或云中产阶级人数剧增，所以有闲；或云现代生活节奏加快，所以无暇。诸如此类，教人想起评论界编造的关于“主义”与“流派”的种种神话。无论何种新名词，只要到得这班论客手中，都一样被料理得头头是道，煞有介事。

一种题材，一种风格，以往得以流行，几乎全藉了行政手段的推广；所谓“样板戏”，不过极端的例子而已。直到七十年代末，随同大批冤案的平反，一种特殊的文体——回忆录，及其孪生姊妹，另行结构的报告文学，几十年来才首次以暴露和控告的形式，侵入正式官方出版物。作为死者与生者关于人类生存问题的一场历史性对话，这些文字，庄严、真实、深沉、激越，灌注着

否定的逻辑力量,民族与个人命运相叠合的悲剧内容,重新整合的政治伦理观念,以及民间孕育久远的爱仇情感,在一个窄小的时间裂隙里,完成了散文写作的一次骄傲的凯旋。

政治可以压制文学,也可以解放文学;正如经济可以助长文学,也可以消解文学一样。当社会以开放的态势渐次敞开,在思想知识界,一种“纯”文化的主张趁机泛起,彼此呼应,推波助澜,影响日巨。沉寂已久的散文作家,亦多因非政治化的倾向而被尊为大师;当代文坛则群起效尤,开专栏,答客问,告别革命,躲避崇高,聒噪不已。当此风气一开,书贾麋集,竞炒名角。于是乎,闲适呀,雅致呀,柔媚呀,幽默呀,琐屑呀,卑俗呀,适逢其会,全都有了。

至此,散文的写作和阅读都成了消遣性行为,作品有如一种标准化食品:鲜甜,可口,绵软,易于消化;这样,必然要拒绝一些将使胃变得坚强起来的谷物,拒绝骨头,对苦涩和辛辣感到恶心。根据商业原则和权力原则分别制作的成品,前后比照,竟具有某种相同的质性。这是可骇异的。

鲁迅曾戏改一联,概括新文化运动的命运,叫:“时代在前面,五四失精神”。这位历经了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战士,目睹一场恶战之后,战友如何的风流云散,不免一度“彷徨无地”,乃至为后来的学者所讥。对于五四精神的陷落,他是十分沉痛的。十年过后,应当说是又一个新时期了,他竟然总结说,就整体的文学成就言,新时期并未超过发轫期。这种评价,从来不为我

们的文学史家所注意。在这里,他强调的,实质上仍然是文学精神。文学同精神文化的其他截面大体处在历史的同一水平线上;当精神陷落,它是不可能独自飞跃的。大致上也是基于同样的因由吧,当散文小品进入三十年代的鼎盛阶段时,他才一再危言耸听地说:“小品文的危机”。

历史迂回了一下,就来到现在了。

而今也来凑一套丛书,并非要造什么“方舟”,好像挽狂澜于既倒似的。其实,自问无甚宏愿,也无此伟力。高士的逸兴,智者的幽默,才人的风流蕴藉,都是这里的作者所缺乏的。只是风沙塞途,尚存一分诚实,多少可以说一点苦辛,抒一点忧愤;对于生命,毕竟有一分敬畏。至于如革命家说的真理,或如宗教家说的信仰者,我等未必深知其然,然而对于人的自由、尊严、崇高的存在,倒也还有一分确信。

取名“曼陀罗”,并无深意,唯是喜欢其在野的纯净罢了。

1996年5月

序

林贤治

燕祥先生是一位诗人，后来陡然写起杂文来了，且一发而不可收。这种近于转向的艺术行为，与其说出于美学方面的考虑，毋宁说是生命的内在欲求。由此，我不禁想起阿道尔诺的著名的一句话：“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分行的书写形式无疑有碍思想的自由表达；而杂文创作，却可以无改于诗人的本质。伟大的精神战士鲁迅，当他执杂文而搏击于“无物之阵”时，无论生前死后，都被溢为刀笔吏式的“杂感家”，所见惟是论辩的锋芒；只有极少数同为战士的论者，才称他为诗人，指出那锋芒中的最富于热意的诗的成分，并视为杂文的最可贵的质性。

诗人的第一天性，就是关注社会的热情。人类无

论处在进化链条上的哪一个环节,都必须显示出自身——或者来自人性,或者来自文化制度——的缺陷。诗人对这缺陷,以及由此而来的大大小小的悲剧事件特别敏感,从而无法挣脱一如西人所称的“幽黯意识”对自己一生的宿命般的笼罩。这是一种深隐如地火的热情,任何强力也无法遏止,奔突所至,也就由爱而恨,由悲悯而愤怒,终于向上喷发成为火山的烈焰了,“愤怒出诗人”也罢,“忧郁出诗人”也罢,都是对诗人的不同角度的阐释。诗人是诚实的。他无法“粉饰太平”,正如无法麻醉自己,于是起而揭露和抨击,这就是所谓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因为是批评,所以不会做成学者的四平八稳的文字,而往往是匕首般的短小,直捷,凌厉,作片断的闪光。在这里,诗人,杂文作家,战士,三者便自然地扭结到一起了。

鲁迅是罕有的,所以林语堂誉为“白象”;而鲁迅的传人自然也只能是少数。燕祥先生确乎没有他的绍兴先贤那样的带私人论战性质的文字,没有那种曲曲折折,那种反语,那种被讥为“褊狭”、“刻毒”的东西。自然,这并非鲁迅个人的遭遇战,而是经由他严格选择的斗争方式,即通过对文人集团的代表人物的挑战,进而抗击整个权势集团、传统社会和现存制度。鲁迅深知上流人物酷爱面子,所以偏不给,偏要拨他们的下巴,偏要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在这一点上,燕祥先生便颇有些不同。比较而言,他宽于对待个人而严于责求社会。他往往省去个人这个中间环节,直接面对社会现象;即使使用有关个人的材料,也要把它们置放在社

会的框架之内,而不特别加以放大,或者变做论战的依据,尽量避免人事上的无谓的纠缠。然而,对于社会,“衷悲而疾视”者一贯的,都是诗人,一样的好作“恶声”。应当说,燕祥先生自有个人的风格在,论精神,论识见,论笔力,都不是当今的风流名士可比的。试看写于八十年代末梢的文字,风骨俱见;而七八年来,我们文坛上的大小才子已忽翻了多少筋斗!

因为编辑丛书,遂向燕祥索选集一种,不意竟囑我代为选编,并为之序。想到或有助于薪火的传递,不自量力,也就终于应允了。

本集所编的,仅系燕祥先生 1987—1994 年间的杂文作品,因选编者个人的旨趣,更多地偏重文史方面,或可称为“文化随笔”吧。集子就不同内容分为几类,从目录上间隔开来;在同一类别中则尽可能地依时序排列。这样,既可以方便读者重寻历史的径路,且可以从连类的文字中,较集中地窥见作者彼时彼地的生动活跃的思想。

附:林贤治先生寄来选目并序文,囑我改定。所选篇目,悉未更动。序文于我,颇多偏爱,奖许过甚,然选家见解,理当尊重,愧汗之余,视同鞭策。

贤治先生是直言的诤友,对拙作小文时有批评,此次来信且指出缺点多处,而序文中无一字及之,或限于篇幅不及展开吧。

序文由横槊赋诗而至篇末转为荷戟叫阵,气势凌厉,就文章言,神完气足;但我殊不愿见一个朋友的锋

芒在这里指向我别的朋友,思之再四,还是冒昧动了刀斧,计砍去结尾两段共 122 字。

这样做,可能贻庸人之讥,我亦甘心领受了。知我罪我,知我谅我,纸短意长,不多说了。

邵燕祥附笔 1996 年 4 月抄

目
录

《曼陀罗文丛》总序	1
序	4

I

英雄观	15
“窃国”者亦“窃钩”乎?	18
“公仆”之名不能成立论	21
人形与人事	24
主义与精神	26
咬文嚼字	30
委婉词语	33
笑话无国界	36
捉放闲话	39
撕破脸	42
“礼多人不怪”	44
说得意	46
官话	49
说选择	52
说奴才	55
说“看客心理”	58
“无忧患”意识	61
漫论“无事忙”	64
颂与骂	68
论骂娘	70
关于耳光	72

说偏激	74
说欺骗	78
关于自杀	81
闪念录	84
大题小做	87
梦与痴	90

II

“读史可以使人明智”吗?	95
闲话沧桑	98
家酿	101
写一本集会结社史	103
可怕的深刻	106
读《高适集校注》	108
夜读抄(五则)	112
百官皆阉	119
李莲英有所畏	122
闻康有为青岛故居开放有感	125
为谭嗣同一辩	128
人才的浮沉	131
得罪	134
说“白”	137
国会街忆旧	140
串胡同记	143
东车站	146

头发和历史·····	149
人是有尾巴的吗? ·····	152
又提起了希特勒·····	155
希特勒焚书 60 周年 ·····	160
珍珠港事变纪念·····	164
卡廷纪念碑·····	167
六年:四万人 ·····	170
接近真实的斯特朗·····	172
这一页历史·····	176

Ⅲ

梦醒后的启蒙·····	181
说“笔杆子”·····	185
文人辨·····	187
无可羡慕·····	189
流氓与文学·····	198
凑趣儿·····	201
“雅”不可耐·····	203
“嘲风月,弄花草”亦不易 ·····	206
禁书·····	209
禁诗与戒诗·····	214
透视郑孝胥的诗·····	217
小议周作人·····	221
呜呼! 冷漠、苟安与自欺 ·····	224
《扒马褂》析·····	227

陈寅恪的史识·····	230
狱中诗·····	232
想起了郭世英·····	235
官话抄·····	238
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二则·····	241
有个集团又何妨? ·····	246
眼中钉·····	250
女沙皇和大学者·····	252
勋章的诱惑·····	261
赞多明戈·····	264
忧郁的力量·····	267

IV

辟“龙的传人”·····	273
饕餮现象·····	276
“伥”与“蛊”·····	279
关于“抓替身”·····	282
关于傲骨·····	285
替鬣狗翻案·····	288
鸦雀篇·····	291
蚊蝇不是敌人论·····	294
我代表我自己·····	297
玻璃窗·····	300

